

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,有崇仁爱、重民本、守诚信、讲辩证、尚和合、求大同等思想,有自强不息、敬业乐群、扶正扬善、扶危济困、见义勇为、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。

——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(2014年10月15日)

鄂温克鹿棋

鄂温克鹿棋。
(资料图)



看传统技艺·听融合故事 129



在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鄂温克中学,一方棋盘上正上演着一场无声围猎。两名棋手分执黑白,凝神端坐,两颗稍大的白子在“山口”昂然矗立,仿佛两头警觉的鹿;24颗黑子如猎手般四面合围,步步紧逼。随着落子的脆响,围、追、堵、截之间,一场关于智慧与协作的博弈悄然展开——这便是被誉为鄂温克草原上“优育智力游戏”的鄂温克鹿棋。

2007年,鄂温克鹿棋被列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。它广泛流传于内蒙古及东北三省的蒙古族、达斡尔族、鄂温克族等民族中。其棋盘不拘一格,既可绘制于木板、纸张,也可直接在沙土上刻画,展现出浓厚的民族生活气息。



黄河“三套”看融合

□张常胜

黄河九曲,一道磅礴的“几”字大弯,以一河流水圈出三块沃土,载起半部北疆山河史诗。西套银川平原枕贺兰山,后套巴彦淖尔平原卧狼山,前套土默川平原倚大青山,山河环拱,三川平铺,便是流传久远的河套“三套”。

一个“套”字,既是黄河迂回环抱大地的地理形貌,更是岁月缱绻的文化绳结。

黄河劈开青铜峡,向西套银川平原缓缓铺展。贺兰山横亘西陲,阻绝大漠风沙,引黄灌溉的根脉自秦汉便深入沃土。秦人凿秦渠,汉人疏浚汉延渠,党项人建立西夏,兴举国之力修浚灌渠,羌、汉、回鹘共理河渠,凭黄河自流之利,把戈壁荒滩变成塞上江南。

明末清初,走西口的浩荡人潮翻越长城而来。晋陕移民背负行囊,踏过黄沙隘口落脚西套,本地党项遗民、回族、蒙古族百姓散开滩涂,共分渠水、合耕良田。汉族人传授耨耕、淤地之术,回族人精通畜牧、商贸,蒙古族人熟稔草场轮牧,在贺兰山下织就交融画卷。

河水向北冲撞阴山,折向东流,落后进套巴彦淖尔平原。这里是狭义河套的核心,朔方旧地,曾烽燧连绵,荒碱遍野。秦汉时期便开始兴修水利,迁徙百姓屯垦戍边,开凿渠道引黄灌溉。魏晋时期灌区因战乱毁弃,唐朝经扩修渠道有所发展,西夏、元朝亦有修缮。但整体上时毁时修,直至清末时期,走西口的洪流抵达狼山脚下,开启了各族人民同心拓渠,冲刷盐碱、淤肥荒滩的岁月。逐步形成了八大干渠体系,一条条人工渠道,既是生存命脉,也是民族相依共生的绵长纽带。新中国成立后,后套灌区发展迅速,面积突破1100万亩。

沿黄河东行,越过乌拉山,便是前套土默川,古称敕勒川,《敕勒歌》描绘的无垠草原在此绵延,是走西口移民北上的落脚地,也是民族交融的温润沃土。杀虎口一开,关内农户、匠人、商贩接踵而至,世代驻牧于此的土默特蒙古部落首领领河畔闲滩供移民开垦,约定互通有无、共护水土。1928年土默川遭遇大旱,绥远省政府与华洋义赈会合作开挖民生渠,竣工时因黄河水位低引水失败。新中国成立后,政府对民生渠进行了修复,建成磴口扬水站,总灌区、民生渠,跃进渠构成灌溉网络,灌区覆盖农田60余万亩,惠及人口近30万。

“三套”渠网养育万民,走西口书写迁徙坚韧,多民族长相相守,在山河危亡之际,一同扛起保家卫国的重任。日寇横行时,阴山南北成为抗日前线,“三套”平原成为屏障西北、守护川陕的战略后方。数百年交融积淀下的同心之力,在烽火中轰然迸发。后套留下震彻北疆的五原大捷,汉族、蒙古族、回族子弟并肩作战,保家卫国;西套银川扼守西线要道,各族群众合力加固灌渠,保障军民衣食供给;前套土默川,蒙古族牧民保护游击战士,汉族农户传递情报,各族儿女共御外侮。

硝烟散尽,山河重整,绵延千年的引黄水利,走西口留下的灌区、多民族共生的故土,迎来现代化重塑。西套建成青铜峡水利枢纽,全域铺设防渗节水渠系;汉族、回族、蒙古族群众合力发展稻渔种养、葡萄产业,特色产业,共绘和美家园;后套河套灌区完成全面升级改造,实现智慧控水系统全覆盖。前套土默川完善民生渠黄河提灌与大黑河生态灌区,共建沿黄生态廊道,旅游业、现代农业双向赋能。

一河分“三套”,三川共一魂。西套见证各民族的和合共生;后套镌刻各民族携手开渠拓荒的西口史诗;前套留存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温柔相融的千年印记。一个“套”字,蕴含着五层深意:一层是黄河环抱平原的自然形貌;二层是走西口百姓跨越关山、引水扎根的生存史诗;三层是多民族共居共耕、风俗互通的交融底色;四层是国家危亡之时各民族万众一心、共御外侮的家国大义;五是盛世兴水、民族和合、永续发展的时代主题。

河套“三套”,从来不是三块割裂的土地,而是一条长河以千年引水史、数百年走西口迁徙史、多民族交融共生史、艰苦卓绝的抗战救亡史、波澜壮阔的当代振兴史,编织而成的共同体。

(作者为自治区作家协会会员)

林海逐鹿 古棋传韵

□本报记者 及庆玲 通讯员 呼斯乐

游戏：一棋一子皆是智慧

鄂温克鹿棋,鄂温克语称之为“呼莫哈奥克特”,意为“围猎”;蒙古语称之为“包格·吉日格”,达斡尔语称之为“包格·特日古勒”。同一方棋盘,承载着不同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与生活哲思。

很久以前,鄂温克族先民在漫长的狩猎生产生活中总结产生鄂温克鹿棋。民间亦流传着猎手围猎神鹿的古老传说,这是一代代人对山林狩猎生活的艺术凝练。它集思想性、教育性、娱乐性于一体,在鄂温克族自治旗流传已久,历经多民族群众的打磨,逐步定型演化,成为各族群众共同喜爱的智力竞技游戏。

这方棋盘,本身就是一幅微缩的猎场地图。5条纵

线、5条横线与8条斜线纵横交错,交织出35个交叉点。棋盘中央是猎手们围鹿狩猎的主猎场,唤作“山坳”,山坳的中心点谓之“泉眼”;两侧的菱形与三角形分别称为“小山”“大山”,正是鹿儿逃躲藏身的所在,两山与山坳相接之处,便是鹿儿进出的“山口”。

对弈之时,白方即“鹿子”,2颗稍大的白子代表一对灵动的鹿,被置于两座山口;黑方即“士子”,24颗稍小的黑子代表24位勇敢的猎手,其中8子先入山坳里层四方框的八个交叉点,近围泉眼,余下16子则待开局后陆续投入,层层围堵。26枚棋子、35个交叉点,在方寸之间铺展开一场狩猎的攻防——鹿要突围求生,士要合围取胜,

胜负尽在筹谋。

这并非仅是一场休闲游戏。棋局背后,是后人对勤劳、勇敢、聪慧且身怀高超狩猎技巧的鄂温克猎手的深情赞美。棋局中蕴含的团结合作、拼搏奋进、克服困难、争取胜利的精神,正是先民在严酷自然中求得生存的品格写照,也正是在长期娱乐与竞技的打磨中,鹿棋的比赛规则得以不断完善,代代传承。

作为多民族共享的传统智力游戏,鄂温克鹿棋相关文物长期在鄂温克博物馆进行展示;2025年,鄂温克鹿棋藏品亮相广东省博物馆“一起玩:藏在博物馆里的玩具”特展,让更多观众得以窥见北方古老民族的弈趣智慧。

传承：一名教师与一方棋盘

让这方源自猎场的古老棋艺走出山野、走进课堂,离不开一代代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默默坚守。

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鄂温克鹿棋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韩景军,1968年出生于鄂温克族自治旗,现任鄂温克中学体育教师。

“小时候,我们没那么多种类的玩具,鹿棋便成了我们童年娱乐的一项内容。大家在地上或纸上随手画出棋盘,随便捡起些石子,就能激烈地展开对弈。”少年时期,韩景军便深受鹿棋文化熏陶。

自1997年起,韩景军目睹传统棋艺面临的传承困境,陆续参与挖掘、研究、整理鄂温克族传统体育“鄂温克鹿棋”项目。闲暇之余,他经常向前辈和高手请教,向他们学习鹿棋棋艺,探究鹿棋开局走法、对棋招式、终局判定等,提高了鹿棋技能水平。

韩景军把这些技能与知识带进学校课堂,传承给学生。他在校内积极开展鹿棋教学和比赛活动,让学生们学习掌握了鹿棋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,逐步提高了鹿棋技艺水平。韩景军还大胆尝试鹿棋教研教法,不断整理完善鹿棋理论知识,他撰写的《鄂温克鹿棋》论文于2019年被纳入鄂温克族自治旗教育局普教股编写的《体育游戏教材》一书,在全旗中小学中逐步普及推广。

2026年上半年,鄂温克中学举办首届校园鹿棋棋王争霸赛,以棋启智,以棋育人,让千年非遗在校园焕发新生。传承人精心设置赛事,经韩景军老师悉心指导的学生都踊跃报名参加。大赛设个人赛、团体赛两大项目,覆盖各年级学子。赛场上,棋手们端坐棋盘前,凝神专注,每一步落子都深思熟虑,尽显鄂温克鹿棋“围、追、堵、截”的独特魅力;选手们遵守赛场规则,在对弈中涵养沉着冷静的心态,锤炼逻辑思维与抗压能力。

“鹿棋的推广对青少年素质教育具有独特价值:第一,在思维训练上,通过棋局推演,培养系统思维、战略决策及逻辑推理能力;第二,在文化认同上,在对弈过程中,潜移默化地增强民族自豪感与身份认同;第三,在创新思维上,锻炼批判性思考和非线性思维,形成开放而严谨的思维品质。”韩景军说。

面向未来,韩景军信心满怀:“我们将持续深耕民族非遗特色教育,让鄂温克鹿棋等非遗项目持续走进课堂,以文化人、以文育人,让民族文化之花在校园常开长艳,让非遗薪火代代相传。”

如今,在鄂温克族自治旗,作为该项目的保护单位,鄂温克族自治旗文化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,与教育部门配合开展非遗进校园、进教材、进课堂,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。鄂温克鹿棋不仅被纳入鄂温克族自治旗中小学校乡土教材,也成为鄂温克族自治旗瑟宾节、那达慕的传统比赛项目;辉苏木与鄂温克中学两处培训基地相继建成,让这门古老技艺有了生根发芽的土壤。

当古老的鹿棋在少年的指尖落定,鹿在“山口”凝望,士在“泉眼”合围——这跨越千年的对弈,依然在新时代接续上演。

(图片由鄂温克族自治旗文化馆提供)



韩景军指导学生练习鄂温克鹿棋的对棋招式。



鄂温克中学举办的首届校园鹿棋棋王争霸赛现场。

□苏永生



一枚枚小小的鹿棋子在棋盘间跳跃,鹿与士斗智斗勇,在围猎与反围猎中展开搏杀,不仅生动再现了鄂温克先民围猎的场景和集体智慧,也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。

先民们在长期生产生活中总结产生的鄂温克鹿棋,不仅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蒙古族、达斡尔族、鄂温克族等群众中广为流传,而且成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,成为大家心目中的“优育智力游戏”。

著名作家茅盾在散文《风景谈》中有一句名言:“自然是伟大的,人类是伟大的,然而充满了崇高精神的人类的活动,乃是伟大中之尤其

伟大者”。

内蒙古历史悠久,先民们在征服自然与改造自然的长期实践中,形成了蒙古族搏克、沙力搏尔式摔跤、鄂温克抢枢、达斡尔族曲棍球、蒙古族象棋等非物质文化遗产。这些凝结着人类智慧与奋斗精神的民族体育项目,不仅为民族历史研究提供了鲜活素材,还成为展示当地经济发展、文化繁荣、民族团结形象的生动载体。传承弘扬好这些民族文化,守护好民族文化的根脉,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、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,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,应当成为全社会

的自觉行动。

唐朝丞相魏征在《谏太宗十思疏》中提出,求木之长者,必固其根本;欲流之远者,必浚其泉源。这句至理名言,对我们传承弘扬民族文化,留住民族文化的根脉同样适用。

世界上没有无本之木、无源之水。传承弘扬民族文化,首先要了解探究每一种文化的起源,研究每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来源,挖掘其背后蕴含的深厚文化内涵。通过田野调查、收集整理等方式,总结提炼其精神特质,用丰厚的文化内涵丰富、支撑非物质文化

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传承发展。

第二,要畅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渠道。要摸清家底,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进行针对性保护,在资金、场地、技术、培训、展览、进校园等方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提供帮助,鼓励他们通过不同方式更好地传承技艺、传道授业,使非遗技艺后继有人、传承有力。要大力营造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良好氛围,在重大节庆、文体活动、文旅盛会等重要场合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览展示、内容推介,还要经常利用现代网络和新媒体技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宣传、推介,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力,让非遗走入寻常百姓家,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传承、行稳致远。